

# 东西问 | 雷格米： 唐玄奘为释迦牟尼出生地的确定做了什么？（下）

蓝毗尼还是一个主要旅游景点，仅2019年就吸引了近156万名游客。现在，以蓝毗尼摩耶夫人庙为中心的佛教旅游环线已初具规模，影响范围极广。

在精神方面，释迦牟尼的精神使尼泊尔人变得很友好。当然，释迦牟尼并不是尼泊尔人独享的，他属于全人类。

蓝毗尼还使尼泊尔赢得全球佛教修行者的瞩目，也成为印度教徒的一个重要参访地，因为印度教多数教派认为释迦牟尼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于是印度教也把释迦牟尼纳入了自己的体系。

我相信，在一个存在动荡、战争、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时代，释迦牟尼关于爱、和平、宽容的理念更为重要。

中新社记者：有观点认为，古印度文明拥有灿烂的诗篇，也有远古的法典、丰富的宗教文化，但几乎没有史学。释迦牟尼出生地的确定过程证实了这种观点吗？

雷格米：的确存在这种现象。如果没有中国僧人及书籍的支持，

释迦牟尼出生地的确定会非常困难。

为何会这样？比如轮回思想是南亚绝大多数宗教的一个基点：生命会以不同的面貌和形式不断经历生死：印度教主张人生轮回，佛教则认为可以解脱生死轮回。这两种观点虽然迥异，但都围绕“轮回”展开。这种思想本身就导致我们对当下的关注并不强烈，从而疏于记录。《吠陀经》《往事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经典著作中虽然有一些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记载，但在没有持续汇编历史事件的情况下，这些书要么是为主要人物的荣耀而写，要么是作为对神灵的虔诚吟诵而写，使得后世很难得出事件的确切位置和时间。

对释迦牟尼的记录也是如此：阿育王石柱也不是为记录历史，它只是充当一个指引，方便大家抵达庙宇。

南亚没有持续且深厚的史学传统还受客观条件影响。南亚大陆在历史上屡受域外力量的攻击，这不仅导致本土政权更迭频繁，还经常引发狂热的拆庙宇、砸雕像、烧毁图书馆等行径。破坏文化遗址和抹

杀历史总是同步发生，自然不利于历史典籍的保存与流传。

中新社记者：佛教起源于南亚，后传入中国等地，并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取得新的发展。玄奘等人的记述又将影响力传回南亚。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雷格米：佛教是蓝毗尼给人类的一份伟大礼物。其中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卓有成效的。佛教在南亚衰落，释迦牟尼基本是靠作为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而得以在宗教文化系统内延续。在中国，佛教与儒家、道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融合，实现了长期不间断发展。

对尼泊尔而言，中国从来不是一块陌生土地。在我们的传说中，释迦牟尼出生前，文殊菩萨从中国来到尼泊尔。当时加德满都谷地还是一个湖泊。文殊菩萨劈开乔巴尔山，让水泄走，于是加德满都谷地成为人们繁衍生息的热土。

1967年，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吴丹在蓝毗尼朝圣期间，向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建议将蓝

毗尼发展为国际朝圣和旅游中心。如今，蓝毗尼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圣园，中国、奥地利、韩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家也在此建造了具有各自国家特色的寺庙，蔚为大观。中国建造的中华寺前院中的玄奘像，仿佛诉说着那时文化交流的艰辛与荣光。

不同文明的自然融合，要在相互尊重下实现，从而达到整体进

步。否则，就容易导致对抗和战争。战场上的赢家，也会是文明发展史上的输家。

中国和南亚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两侧，共享同一水源、同一片天空。中国和南亚之间的文明交流交往一直是健康的、互利的，堪称典范。（完）

中新网



巴拉穆卡塔·雷格米(Balmukunda Regmi)，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教授，尼泊尔-中国社会关系学院院长，尼泊尔全国教授协调会副协调员。他是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时常在尼泊尔各大媒体上发表关于国际合作、脱贫、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文章。



2019年5月12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灵光寺举行2019年佛诞节庆祝活动。中国三大语系佛教界人士、中外嘉宾及佛教信众千余人参加活动。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2019年5月15日晚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文化嘉年华在位于北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演。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